

古代仵作真的这么神奇吗？

文/《北京青年报》记者 陈品 供图/小小

最近，一部名为《御赐小仵作》的小成本古装剧悄悄出圈，成为上半年网剧界的一匹“黑马”。首先，这个剧名就挺迷的，仵作竟然还有御赐的？更迷的是，竟然有神通广大、断案如神、堪称“唐代版宋慈”的女仵作？

其实，在如今各种古代断案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中，我们时常能听到“仵作”这一称谓。他们可以在高度腐败的尸体上凭借尚存的骨骼和毛发，推断出死者的性别、年龄、职业等；他们可以判断死者生前是否属于某类毒物中毒而死；他们凭树枝上不起眼的小小一滴血，便推断出死者不是自杀，而是被人谋杀后，蓄意制造的假象……古代仵作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历史上真正的仵作又是什么样的呢？

“女仵作”或许有

《御赐小仵作》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唐中晚期，剧集一开始讲的就是来自黔州仵作世家的少女楚楚，为实现梦想独自来长安闯荡，参加仵作遴选考试。

其实，唐代根本还没有“仵作”这一称呼。从现存世的文献中来看，五代王仁裕《玉堂闲话》首先出现“伍作”，宋初《疑狱集》最早写为“仵作行人”。虽然不叫“仵作”，但古代很早便有了从事尸体检验工作的人，称为“牢隶臣”。

最早的验尸记录，载于睡虎地秦简中的《封诊式》，反映了秦代法医学的高超水平。当时称现场勘查为“诊”，由县令派出的“令史”和“牢隶臣”实施。“牢隶臣”在战国时代普遍存在，是劳役刑的一种。《封诊式》记载，要详细了解案情、记载尸体场所、尸体位置、尸体与环境的关系、血迹、工具痕迹、有关物证。可见今天所采用的勘查方法，早在秦代就已初步形成了。

尸体检验方面，详细记载了两个案例，一是他杀，一是缢死。对他杀案，文中描述了损伤的性状、衣服破损与肉体损伤的关系，以及凶器推断。对缢死案例，记载了绳索的性状、系颈的方式和悬挂的情况，并提出了自杀吊死与他杀吊死的区别。尸体检验完成之后，必须提交书面报告，称为“爰书”，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法医鉴定结论和现场勘察报告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则记载中还提到了“隶臣妾”，主要负责女性及胎儿的检验，所以电视剧中出现的女仵作，在历史中也是很可能有的。

由于检查尸体是件很辛苦的事，而且古代的封建思想严重，因此仵作在古代都是由地位低下的贱民担任。从事仵作一职的人，其子孙三代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所以仵作和刽子手一样多为世承职业，在当时倍受歧视。剧中将仵作作为家传行当的这个说法，倒也合理。那么，仵作行当本身有考试吗？答案是——并没有。在清代之前，仵作行列都只有民间身份，政府不予录用。既然仵作并非政府职务，所以也不存在开头出现的楚楚千里迢迢去长安“考编”的情况。

仵作本源于卖棺屠宰之家，《无冤录》中记载：“其仵作行人南方多系屠宰之家，不思人命至重，暗受凶首或事主情嘱，捏合尸伤供报。”可见，当时社会对仵作的认识还是带有很深的偏见的。宋代人王君玉更是直接将“暑月仵作、世代劫墓、行法侏子”归为“恶行尸”一类。

五代时期，民间仵作已形成初具规模的职业团体，活跃在市井之中，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丧葬事宜，或置办灯烛纸马，或验尸梳妆，或指挥调度，稍有积蓄的还经营着棺木生意。和死人打交道的经历多了，参与司法询问调查也是正常的。不过他们只是在官府需要时，才协助验尸、验伤。



宋慈像



宋代的尸检正面人形图

清代才有官方认可身份

宋朝是我国古代法医学高速发展的时期，宋朝法律明文规定，检验之官“州差司理，县差尉，以次差丞，簿监当，若皆缺，则须县令自行”。而实际的司法勘验现状却是，州县的刑事官吏常常不愿意亲临检验，用各种借口推脱并委托给巡检。在这样的契机下，仵作更深入广泛地参与到司法勘验中来。仵作行人并非“公人”，但已经成为检验工作人员中的固定组成部分，行业里德高望重者作为行首，主事者在民间则被称为“团头”。行人要听从检验官的指挥，清洗尸体，涂抹酒醋，大声报告尸象给检验官和在场人员听，并要在勘验文书的末尾“仵作人”处签名作保。

从现代意义上来说，仵作顶多算作“法医助理”，也相当于现代的半个法医。而真正古代的法医或者说是验尸官，同样要学很多知识，翻弄、解剖尸体那不是他们的工作，这项工作仵作做的，他们顶多是从旁指点仵作怎么去翻弄、怎么去解剖，从而得到验尸结果。比如出现在各种古代断案电视剧中的宋慈，他可不是一般的仵作，曾四次担任南宋省一级的司法官——提刑。电视剧里宋慈经常奔赴各种案发现场，其实以他这么位高权重的职位来说，一般根本用不着亲自动手的。

宋慈根据自己的多年断案经验，博采近世所传诸书如《内恕录》《折狱龟鉴》等，写成《洗冤集录》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。清同治六年，这本书传入西方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，对推动世界法医学的发展起到极为深远的影响，宋慈因此被西方人称作“法医学之父”。

《洗冤集录》问世后，立即被颁行全国，成为宋朝以来历代刑狱官办案必备的参考书。从事司法检验工作的官吏、仵作，大多会随身携带一部线装《洗冤集录》。清朝每个州县招募仵作学徒时，《洗冤集录》是必不可少的教科书，由上级主管“为之逐细讲解，务使晓畅熟习，当场无误”。若在检验尸伤时遇有疑难，就打开来向它寻找解决的办法。因为宋慈的努力，仵作被逐步提升为案件侦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

到了元代时，官署修改了宋代检验官躬亲检验方式，规定案件均由检验官躬亲监视，只让仵作验尸，且由仵作出具保证书，这在我国法医检验史上又是一个大的变化。直到清朝雍正年间，仵作才成为一种政府设置的专门负责验尸的“衙役”，获得了官方认可的身份，有了招录、培训、考核等具体的管理制度。在明清时代，对仵作的责任和处罚作了更进一步的规定，仵作和具体参加检验人员，检验不实，杖八十。工食按照衙门里最低级别的皂隶标准发放，正式仵作“给发工食月各一两，如三年无过月各二两”。可以看出，虽然相比前代，这一时期仵作的社会地位稍有提高，但薪酬仍然是衙门的最低标准。

虽然历代正史少有对仵作的记录，但民间的笔记小说却有不少描写，只是形象都不怎么好，比如仵作匿伤不报、受贿误验，还有就是教唆他人用桦树皮伪造淤青伤痕、皂矾五倍苏木制造浅淡青红伤等等。这一职业身份特殊，且常年与尸体打交道，在古代封建传统的思想环境中，自然很难受到人们的正眼相待，也始终保持着较为低下的社会地位。

验尸需在午时 口中含姜可以抵御尸臭

剧中有不少验尸细节都有据可循。比如楚楚一出场就展示了她的验尸“百宝箱”，又比如将醋浇在火上，形成蒸汽，用作祛味。古代仵作都有自己的工具箱，里面工具一应俱全。有掘墓用的折叠锄头和铲子，有用于抵御尸臭的布条、蒜、姜和醋，将蒜和姜捣碎混着醋揉在布上，再蒙住口鼻，虽不好闻，但可以抵御尸臭和疫病。还有一个皮褡裢，里面有精铁打制的各种小刀、小锤、小锥子，用于解剖尸体身腹。

关于口中含姜可以抵御尸臭这点，在宋慈《洗冤集录》“验坏尸体”节也有提到：尸首变动，臭不可近，当烧苍术、皂角辟之；用麻油涂鼻，或作纸捻子搵油两鼻孔，仍以生姜小块置口中；遇检，切用猛闭口，恐秽气冲入。大致意思就是先把苍术、生姜烧了，再涂油防止吸入毒气，然后吃姜预防。

仵作验尸是有一套既定的流程的，不管是验尸时间、验前通报，还是现场燃香等都有一定的规矩。至少，验尸需在午时阳气最盛之时，不能单独操作，必须有检验官在场监督等。

以宋朝为例，通常尸检的步骤为：在天色晴朗明亮的白天，在平整光明处先初步检验，然后用温水清洗尸身，用酒醋涂抹身体，以使不明显的伤痕变明显。对于无名尸体要着重疤痕、瘀斑、文身等个人特征的检查。检尸官要亲自检验尸体，仵作配合进行，如果发现尸体上有损伤就要求仔细量长阔、深浅、大小，并让仵作当众大声宣布；如果无异常，则由仵作按照尸图标注部位顺序宣布某部位“全”，比如“凶门全”“额全”等，最后定致死的原因。全程要在死者亲属、百姓甚至嫌疑犯面前进行，以示公正。相对于保护现场，古代对于程序的公正性似乎更为重视。

这部剧中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尸体检验方法，比如以蒸尸体配以白梅饼的方法去浮现骨伤。这种方法记载于《洗冤集录》中：验尸并骨伤损处，痕迹未见……或更隐而难见，以白梅捣烂摊在欲见处，再拥覆看。犹未全见，再以白梅取肉加葱、椒、盐、糟一处研，拍作饼子火上煨，令极热，烙损处，下先用纸衬之，即见其损。

又比如《洗冤集录》中的“红油伞遮骨验伤”法，提到将尸骨用酒糟和醋冲洗后放在油纸伞下，便能发现伤痕。“若骨上有被打处，即有红色微荫，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。再以有痕骨照日看，红则是生前被打分明。骨上若无血荫，踪有损折乃死后痕。”这其实是运用了光学原理。因为不透明物在阳光下所显示的颜色是有选择反射的，油纸伞遮挡可以吸收部分影响观察的光线，从而容易发现伤痕。这一原理如今依旧在法医检验时使用，只不过古老的油纸伞遮光换成了紫外线照射罢了。

更令人惊叹的是，《洗冤集录》中多处提到要用酒糟、醋、白梅、五倍子等清洗伤口，这种做法有利于防止细菌感染，保护伤口原貌，十分符合现代科学理论。